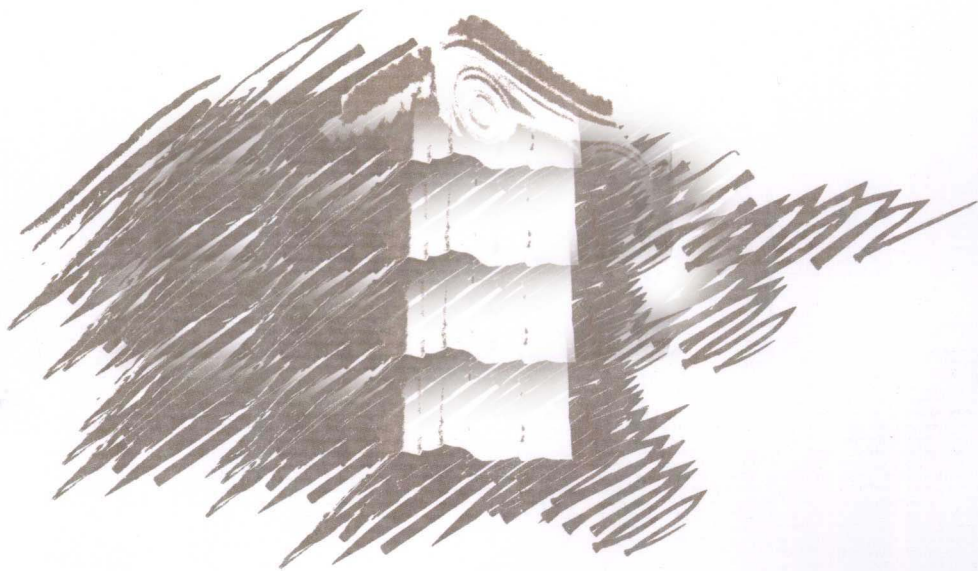


# 最后的强权

The Last Economic Superpower

一个经济世代的浮沉

[美] 约瑟夫·P. 坤兰 (Joseph P. Quinlan) ◎ 著  
聂清凯 赵庆 ◎ 译



# 最后的强权

**The Last Economic Superpower**

一个经济世代的浮沉

[美] 约瑟夫·P. 坤兰 (Joseph P. Quinlan) ◎ 著

聂清凯 赵庆 ◎ 译

东方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后的强权 / (美) 坤兰 (Quinlan, J. P.) 著; 聂清凯, 赵庆 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7-5060-5123-1

I. ①最… II. ①坤… ②聂… ③赵… III. ①国际经济关系—研究 ②霸权主义—研究—美国  
IV. ①F114 ②D7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70822 号

The Last Economic Superpower: The Retreat of Globalization, the End of American Dominance,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ISBN - 13: 978 - 0071742832, Copyright © 2011 by Joseph P. Quinlan.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photocopying, recording, taping, or any database, information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This authoriz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is jointly published by McGraw-Hill Education (Asia) and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Oriental Press).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SAR and Taiwan. Copyright © 2012 by McGraw-Hill Education (Asia), a division of the Singapore Branch of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and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Oriental Press).

版权所有。未经出版人事先书面许可, 对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或途径复制或传播, 包括但不限于复印、录制、录音, 或通过任何数据库、信息或可检索的系统。本授权2012版由麦格劳-希尔(亚洲)教育出版公司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东方出版社)合作出版。此版本经授权仅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销售。版权© 2012由麦格劳-希尔(亚洲)教育出版公司与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东方出版社)所有。本书封面贴有 McGraw-Hill 公司防伪标签, 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权由 McGraw - Hill Education (Asia) 授权出版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权属东方出版社所有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1-3529 号

## 最后的强权

(ZUIHOU DE QIANGQUAN)

作者: [美] 约瑟夫·P. 坤兰

译者: 聂清凯 赵庆

责任编辑: 陈涛 贾佳

出版: 东方出版社

发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 2012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册

开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15.25

字数: 208千字

书号: ISBN 978-7-5060-5123-1

定价: 43.00元

发行电话: (010) 65210059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5210012

### 终结的开始

2008年9月,最后的经济强权轰然倾覆。金融海啸席卷了华尔街,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巨大的金融浪潮不但摧毁了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那样脆弱的金融机构,还折损了像高盛(Goldman, Sachs)、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和其他一些坚如磐石的金融巨鳄的良好名声,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制造”的金融危机动摇了美国这个经济强权的地位和信誉。多年来,背负着山一样不断累积的债务,美国享用着超于其财富的供养,他不但谱写着全球经济的乐章,而且早已习惯站在世界经济序列之巅。然而,这美妙的乐曲却戛然而止。

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和倾覆历程宛如史诗一般。那些与无序的次级贷款有关的金融产品和陷入毒流的不良(金融)衍生品终于发展到了顶峰,也演变为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中的一次。当恐慌在2008年9月四散开来,全世界在惊愕中目睹了恐怖的一幕:随着联邦银行(U. S. bank)(美国第六大银行)的倒闭,华尔街上仓促地上演着一场场不得不举行的“婚礼”(合并和重组);一直兜售“自由市场”的美国政府不得不挨个接管那些金融机构,或是为它们保驾护航。令人更感不安的是,

这一阵痛不仅仅发生在美国。全球经济的硬盘已刻录了金融的轨迹,在历经华尔街瓦解的震荡之后,迅速复制,并向周遭的深处和远处播散。危机带来的痛苦遍布挪威的村庄、德国的银行,连西班牙的房东、韩国的城市管理服务行业和其他许多领域都不能幸免。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全球经济活动几近停滞。世界贸易量和投资额骤跌,失业率大幅攀升,这触发了政府间疯狂地竞相“做些事情”,以避免另一次“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景象的到来。

美国,这个全球经济的建筑师和长期的赢家,在此刻被钉在耻辱柱上。在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做足准备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并没有因为西方,主要是美国掌管着全球的经济而感到不安。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并不抗拒全球化这一信条——那意味着放松产业管制、打开全球资本流动的枷锁、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以及一切以私营经济为首的准则。美国经济上的卓越的成就确实让人们接受了这一信条。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经济经历了天国般的美好时光:温和的通货膨胀、低失业率和极少见的衰退。在这一时期,全球贸易和投资量急剧增长。与此同时,中国、印度和俄罗斯也一同融入了全球经济结构的序列中,并在美国的领导和帮助下,一举让成千上万的人摆脱了贫困。尽管期间仍有经济危机不时来袭,但却从未波及全球经济的核心地带,或者说从未影响过美国。

20世纪的最后10年滚滚向前,看似坚挺无比的美国经济从这10年之初的“信息和网络技术”(com)时代开始发生(衰退的)反弹;2001年的“9·11”事件最终演变为一场剧烈的经济震荡。在这一背景下,世界变得越来越依赖美国,特别是对美国的消费者和美国总体经济增长的依赖。21世纪初,美国占全球4.5%的人口,却拥有和使用着全世界20%的进口商品。这便是美国消费者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巨大影响力。同时,世界上最大、最诡谲莫测的资本市场——华尔街,处于全球金融的核心,此刻正谱写着全球资本市场的乐章。同一时期,日本的经济能量在本世纪的头10年里持续萎缩;欧洲国家亦正挣扎着维持增长;中国虽已崭露头

角,但还不够强大。新世纪伊始,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经济强权。

时光已逝。2008年9月份的金融危机不仅毁掉了全世界经营投资组合业务的商人和机构,这一“美国制造”的金融大崩盘还摧垮了美国(人)的意志和美国引领全球经济的权威。当金融制度以过于宽松的条款呈现于世时,伪造的信用评级程序和对风险的粗放管理随之而来,这使得美国的家庭和华尔街的企业承担了过多的风险。所有的客观事实可以提炼出这样一条真理:美国政府支离破碎的金融体系汇聚成了破坏美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力量;同时,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模式在全球的吸引力遭到了挑战。世界不再以围绕美国奏响的乐曲而舞动,30年来,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经济正在重新孕育。新的经济力量正在崛起,它们是诸如中国、印度、巴西和土耳其这样的国家。这些跃跃欲试的竞争者几乎从不青睐或遵从美国和西方世界设定的全球规则。这些发展中国家,或者说这些“剩余”的世界,对于应该如何管理全球的经济问题有着它们自己的看法。

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像循环电路上的闸刀,金融崩盘打破了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优越性不可阻挡的假定,颠覆了全球金融的首要作用和影响力,削弱了美国作为经济强权的地位。这次危机的另一个意义则在于促进了一系列关键性的长期发展趋势,尽管这些趋势早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即已显现。与发达国家在经济上的衰落相对应的通常是新兴市场,特别是中国快速提高的影响力。中国在金融危机中非但没有沉沦,反而迅速翻身,沿着削弱美国核心、促进世界多极化的方向前进。

这个新的世界将更为复杂,多变和脆弱。对于战后经济体系中的领导者和设计者而言,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欧洲,在较低的层次上也包括日本在内,未来的岁月里,他们在全球的权威和影响力将会分散到更多的国家和地区,由此,使得协调这些国家共同解决全球所面临的紧迫问题成为一种更大挑战。在这个新的时代,几个主要国家将会召开会议,为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设定完整的发展日程表。这个新的时代需要一种机制来对国家间忽高忽低的发展状况进行调节,使所有国家更多地融入一个新的多极化世界的发展趋势中,这不但要发挥世界各国的力量,还需要那

些战后发展起来的重要的多边组织的努力,这些组织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其它西方世界主导着的机构单位,这些多边组织长期以来在全球经济事务中占有统治地位。未来只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这些组织将不得不更多地考虑和遵从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和他们在重大事件中的战略利益。

最后,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一个拐点(关于这一段我们在下文中还会探讨),一个混沌的多极化世界就在我们眼前。未来将有一个国家与美国竞争经济强权的地位,如果美国不能恰当地处理好其中的问题,将会引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冷战——这是情况最糟的一个版本。然而,从经济危机中也可能会产生一个更温和、更有益的结果。只要美国、欧洲、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能够培养和达成一种合作、协商的氛围,多极化世界中的主要角力国家保持共同的认识,并包容全球商品带给不同国家的利益分配,那么,尽管全球化浪潮不断退去,也不至完全消失。虽然这样的要求(对世界上的主要角力国家而言)确实有些苛刻,但我们并非做不到。

## 本书的内容编排

第1章探讨了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全球化的兴起,重点指出了全球资本市场的解放是如何开启全球化之门的。在这一时期,货币让整个世界运动了起来。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随着资本流动的限制越来越宽松,流动的自由度越来越大,带动实体经济的全球化就此扎下根来。在美国的领导下,与世界经济联系最为紧密的经济活动——跨国贸易和投资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2008年金融崩盘之前,一派秩序井然之相。尽管来自各方的警告信号显示:美国经济已上满了发条,但并不是一切都真的那么美好。第2章考察当金融崩盘及其余(震)波发生时,红色警报响起的关键度量指数。第3章主要阐述金融崩溃及其余震发生时的情况。

第4章描绘和分析了当今处于混沌中的那个多极化世界。本章论述了引发经济震荡的五种趋势,并检验在这五种趋势的浪潮中,美国的适应能力和在未来世界中的生存能力。五种趋势分别是:作为世界新航标的二十国集团的出现;权力“制高点”的轮换,或言之,政府管制取代私营部门这一趋势的抬头;区域主义步伐的加快;巴西在全球舞台上的亮相;中国经济能力的提升,提升背后的意义以及对世界经济的深远影响。

第5章考察了精疲力竭的美国金融。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个债权国家,变成了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这种负债国的地位将严重制约美国经济,并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美国全球影响力的拖累。我们是如何陷入其中的?在本世纪头一个10年里,是什么导致美国金融走向崩溃?在猛增的房产居住权负债(entitlement liabilities)与2008年金融危机的漩涡中,还有两场不合时宜的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美国越看越像是一位被打成残废的(金融)老兄。综合不同的估计方法进行计算,美国为这两场战争需各支付至少1万亿美元。

第6章主要探讨欧洲国家和日本影响力和号召力的衰退趋势对于美国的借鉴意义。如今,欧洲和日本逐渐没落,它们对于全球事务影响力也不断萎缩。对于全球经济而言,这样的事实与关于中国和印度崛起的故事一样重要。日本和欧洲的衰退恰好与美国对资源消耗的日益增长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30年来全球化最重要的推动力量(美国、欧洲和日本)已衰弱不堪,全球化的命运已被交给了怀疑之神。美国对全球经济问题、外交事务和其他关键性多边争端的掌控能力,已受到盟国的怀疑——这些盟国尽管亦身陷政治羸弱之困囿、经济不景气之拖累,却也(逐个地)对美国的领导能力丧失了信心。

第7章重点探讨了那些新强权追逐者们的实际行动,或言之,就是诸如中国、巴西和其他国家对全球经济进行重新设计和规划的行为。这一章分析了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这些最重要的投入要素是如何被发展中国家逐渐控制起来的。恰恰是这些供应紧张的投入要素,真正赋予了这

些国家得以崭露头角的机缘。本章还特别考察了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新兴的观念模式和发展目标。这些目标和观念中的许多因素促成了这些企业在美国和欧洲市场份额的增长。全球性的并购(M&A)不再是发达国家统治下的专利。例如从巴西、土耳其和印度来的那些正展翅跃跃欲试的企业,给西方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焦虑和烦恼。然而,恰在同时,西方的企业又迫切地需要中国、巴西和印度的市场、资源以及其他的新兴市场。这些数量庞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它们的市场,现在正吹毛求疵地挑选那些来自西方的直接投资。美国已经无法控制这些经济增长的关键投入要素——消费者、自然资源、资本、人力资源,这种失控已经削弱了美国的经济强权地位。一个国家过于依赖别人的石油和自然资源,对世界上其他国家又负债累累,而它的国内市场成熟却已饱和,只能日益依赖新兴消费市场的增长,这样一个经济体实际上已没有任何“超能力”可言。

第8、9两章着眼于未来,探讨了摆在美国和世界经济前面的两条出路。在已经压垮西方和其他经济体的巨大变革面前,我们发现,未来有可能出现两种局面:其一是一场经济冷战,一场发生在富有的发达国家和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冷战。

在第一种局面下(第8章的主题),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宁愿自欺欺人、固步自封地迷恋旧秩序,也不愿去努力适应一个新的全球化环境,委身于世界经济舞台上的一个二线角色。然而,在发展中国家看来,老旧的政策和秩序已无法接受,富国发号施令、穷国唯唯诺诺的时代早就过去了。结果,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集团与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阵营之间的紧张情绪骤然升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方的工人们的不满情绪在累积,对外国人的憎恨情绪高涨,民族主义抬头,不同形式的保护主义层出不穷。全球经济就此陷入一个遍地“法规”的怪圈之中,这些法规阻止跨越国境的经济行为,即禁止商品、人力和资本的自由流动。

经济民族主义在全世界泛滥盛行。在一国内,放弃合法政治权力的最佳途径被认为是为全球化辩护。一旦一种国家间的紧张感到达了引爆点,经济冷战就会彻底爆发。这场冷战将完全肢解所有与全球经济有关

的东西,并终结当前的全球化时代。在这个世界里,新规则代替了旧规则。社会经济中的私营部门(private sector)得看公共部门(public sector)的脸色行事,也就是说要市场看政治家们的脸色。银行变成了高效的公共事业单位,或者说是风险规避(risk adverse)的机构,主要职能就是在政府的授意下为本地和本国经济提供支持。一旦跨国的资本流动受到限制,资本就被封闭起来,世界贸易和投资的发展就会受到阻碍。受到政治力量的胁迫,在国外市场又备受冷遇,跨国公司只能将它们的全球化战略收缩起来,导致公司全球化水平和收益能力的逐渐下降,结果是,跨国公司将变得越来越本土化。这种各国之间“针锋相对”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导致全球贸易和投资水平下降。贸易壁垒的加固,将进一步恶化资源条件,导致供求失衡,使食品、能源和其他大宗商品的价格总是处于高位,结果,消费者成了最大的输家。世界各地的投资者或隐匿,或消失,全球资本市场一蹶不振。总而言之,全球经济将跌入一个停滞期,一个漫长的低速或者零增长的时期随之到来。

第二种局面(第9章的主题)是全球化的一次转型。在这种局面下,西方国家与西方“以外”的国家都认识到这样的事实:在一些必要的条件和前提下,它们其实可以沿着合作而不是竞争的道路走下去。当二十国集团管理着全球的经济,美国和欧洲已接受并适应它们在全球经济中大不如前的地位,一些快速进步的发展中国家变成了全球经济中实际利益的相关者。在这种情形下,一个新的全球化时代就可能出现。全球化需要的是全球的、共同的管理者,全球事务不仅是美国和中国这两个超级大国的事情,还需要包括欧洲、俄罗斯、巴西、非洲(部分主要的国家)和中东国家的共同参与。

2008年的金融危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把全球化搅得地覆天翻,并且削弱了美国这一经济强权的地位。尽管如此,一个更加健全且包罗万象的全球经济依然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一个由美国设计和支配的“全球化”世界在我们这一代已经走到了尽头,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只要美国和欧洲国家能够接纳一些特色鲜明的新成员——中国、

印度、巴西、埃及和许多其他的国家。这样的要求,对于任何一个地位显赫、习惯于发号施令(而不是与其他成员共同参与管理)的(喜欢把自己看成不可或缺的)国家而言,都是一种很大的挑战。

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其他那些进步神速的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挑战依旧是令(美国)人畏惧的。这些即将走向全球舞台的国家,为自己将要承担的领导责任做好了准备吗?当那些诸如核武升级、贫国帮扶等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骤然扑向这些国家时,它们会把国家和民族利益摆在次要的位置上,心甘情愿地做公益事业吗?这些问题都是难以回答的。我们只能回答说,全球金融危机的余波也给世界的领导者们带来了一个黄金般的机会,让它们去重新思考、重新塑造、重新雕琢一个新的、充满活力的全球化。

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世界经济是向着经济冷战的方向前进,还是朝着一个更伟大的全球化阶段发展演进。这个(世界经济演进的)故事最终将产生何种结局,还远在未定之际。

# 目录

|                    |     |
|--------------------|-----|
| 导论                 | 001 |
| 第1章 全球化的回归         | 001 |
| 制高点的更替             | 003 |
| 现代全球化之父            | 008 |
| 泡在现金池里             | 011 |
| 贸易和投资的全球化          | 013 |
| 美国在全球化中的支配地位       | 017 |
| 美好的生活              | 020 |
| 第2章 阴云密布           | 023 |
| 全球金融在全球经济中的断层      | 028 |
| 美国偿债能力的退化          | 031 |
| 全球资本流动的扩张          | 034 |
| 现金——中国向美国输出最多的东西   | 038 |
| 金融危机发生频率的加快        | 041 |
| 在虚拟的货币和时间之上        | 043 |
| 第3章 金融审判日和全球化浪潮的退去 | 045 |
| 当流通管道发生爆裂          | 047 |
| 全球实体经济的瓦解          | 051 |
| 金融全球化浪潮的退去         | 056 |
| 微笑着说谎              | 061 |
| 一个经济强权的覆灭          | 069 |

|                            |     |
|----------------------------|-----|
| <b>第4章 快速驶向一个混乱的多极化世界</b>  | 071 |
| 全球经济新的领航员                  | 073 |
| 制高点的(再次)更替                 | 078 |
| 奔向区域主义                     | 081 |
| 未来的磨难——以及巴西的最终介入           | 088 |
| 中国:支支吾吾,充满矛盾和聚光灯下的舞台       | 094 |
| <b>第5章 一个弱智的巨人:原因和结果</b>   | 103 |
| 美国“彻底的金融风暴”                | 106 |
| 战争的代价                      | 107 |
| 金融危机的代价                    | 111 |
| 未来应得权益的成本                  | 113 |
| 美国债务利息的成本                  | 116 |
| 美国的薄弱环节:金融战争的可能性           | 118 |
| <b>第6章 暮色中的欧洲和日本</b>       | 125 |
| 大西洋经济圈的首要地位                | 128 |
| 全球化的根本分歧                   | 132 |
| 支离破碎的屋子                    | 134 |
| 日本——下一个瑞士?                 | 141 |
| 西方的没落                      | 146 |
| <b>第7章 摩拳擦掌:新势力的代表们在行动</b> | 149 |
| 跟上 SENS 和 ZHUS 的步伐         | 152 |
| 对自然资源争夺的加剧                 | 155 |
| 金融家                        | 160 |
| 角色已经调转:昔日鱼肉今为刀俎            | 163 |
| 美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太少,太晚?         | 167 |
| 给欧洲留个便条:谢谢啊,但还是免了吧         | 169 |
| 人才争夺战的时刻来了                 | 174 |
| 一个新世界和新断层                  | 179 |

|                            |     |
|----------------------------|-----|
| <b>第 8 章 经济冷战的来临</b> ..... | 181 |
| 经济冷战 .....                 | 183 |
| 凌晨 3 点的电话铃 .....           | 185 |
| 超越非贸易能源的较量 .....           | 189 |
| “兄弟,能给我个工作吗?” .....        | 192 |
| 移民工人——帮倒忙 .....            | 195 |
| 美元主导地位的终结 .....            | 197 |
| 投资保护主义抬头 .....             | 199 |
| 众口难调 .....                 | 201 |
| 经济冷战的余震 .....              | 202 |
| <b>第 9 章 全球化的复兴</b> .....  | 205 |
| 全球化的第三个时代 .....            | 207 |
| 正确理解美国的选择是什么 .....         | 210 |
| 中国消费能力的释放 .....            | 215 |
| 全球管理的扩大化 .....             | 218 |
| 使西方再度强大起来 .....            | 220 |
| 这次不一样 .....                | 222 |
| <b>致谢</b> .....            | 227 |

# 第 1 章

## 全球化的回归

美国从制高点上的撤离行动，划出了 20 世纪与 21 世纪之间的硕大分水岭。

——丹尼尔·耶金和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

理想的破灭有时会成为巨大的激励因素。整个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经济经历了这样的遭遇：两次石油危机，物价飞涨，两次经济衰退，生产率下降，滞胀（高通胀与高失业率并存）带来的人心涣散。这些都让人们痛苦不堪：扑灭他们对未来的憧憬，耗尽他们的自信心，让他们想象中的那个变革成了一场空。留在美国政治和经济上的累累疤痕，足以促使它迎着这一破败的景象发动一场全球化的革命。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世界经济步入低潮期，这成为对今后发展影响巨大的事件。20 世纪 70 年代初以前，美国是自由世界里无可匹敌的领导者。二战之后的美好时光（1950—1973）常常被赋予“黄金时代”的名字。名如其言，在二战之后的 20 年时间里，全球经济增长和发展强劲有力，欧洲和日本在战争的废墟中成功地重建，这都要归功于美国的领导和经济援助（或曰马歇尔计划）。在 20 世纪 70 年代经济发生波动之前，战前所有的主要经济体都已从肆虐的战乱中恢复了元气。

当发展中国家阵营决定集结力量反抗西方时,那些(西方国家的)美好时光就此结束了。1973年10月16日,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宣布,该组织将对石油价格提升70%。这一来自中东的沉重打击,摧毁了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繁荣和成长。一路走高的油价不仅让长久依赖燃料的西方震惊不已,而且也使得处于经济增长中的美国和其他国家陷入没完没了的停滞之中。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油价猛涨,失业的队伍不断加长;不久之后出现了燃料短缺,结果是,排成长队的汽车弯弯曲曲地绕着加油站等待加油。为了平衡供需,原先美国家庭只要一份工资收入就可以过得舒舒服服,而现在他们需要两份收入来源才能跟上食品、能源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步伐。与相对温和的20世纪60年代比较,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从1972年的3.4%上升到1974年的12%。投资者们为经济形势的骤然变脸感到震惊和恐慌,是不言而喻的。道琼斯工业股价平均指数(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从1972年末到1974年底,大约下降了40个百分点。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名词在全国流行开来(痛苦指数)。痛苦指数不过是一个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的组合数字,即物价持续上涨的同时,失业的工人也在增加。到1975年,媒体披露的痛苦指数是18%。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在1976年的大选中,通过不断抨击痛苦指数,赢得了总统席位。

民众们的不满情绪导致人们开始怀疑政府在商业市场上的角色定位,人们不再支持政府对经济的管理措施。在20世纪70年代滞胀经济的拖累下,那些严格的行业规则、工资和价格的管制制度、国有企业和不同的产业政策……所有由政府主导的举措(state-led initiative)都丧失了应有的威信。尼克松(Nixon)总统因为“最后的放任管理”<sup>①</sup>的口号而为人所牢记。这一口号追求对工资和价格水平近于激进的控制,并致力于

---

<sup>①</sup> 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重建现代世界的政府与市场之争》(Daniel Yergin and Joseph Stanislaw, *The commanding Heights: the battl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place That Is Remarking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8, p. 60

政府新部门的设立,例如:环境保护机构(Environment Protection Agency)、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局(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然而,这些为实体经济创造良好环境氛围而设立的行政单位,在卡特总统和福特(Ford)总统任期内都算不上成功。总的来看,70年代无疑是二战后经济增长期内最为衰败的十年。

更糟的情况随之而来。世界主要原油供应国伊朗的政权被虔诚的原教旨主义者接管之后,第二次石油危机于1979年爆发。伊朗暂停向外输出石油,而即使油塞子再次打开,也不过是断断续续地外送。美国经济再次受其拖累而步履蹒跚起来。痛苦指数在1980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点——20.36%。当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也发现痛苦指数是个十分方便的战斗口号时,卡特总统终于明白他当年的(当选时的)竞争优势现在已变为劣势。10年时间都被打上“引起经济变质和恶化”这样的标签,在历史上亦颇为罕见。然而,它带来的阵痛却久久不散。美国经济在1980年经历了一轮收缩,而后稍微有些恢复,到1982年再次陷入衰退。

痛苦的顶点于当年11月份到来。那时,失业率攀升到战后一个空前的纪录——10.8%。自二战结束以来,从未有如此多的美国人去领取救济金。1982年近2%的经济缩水也是美国经济自二战结束以来所遭受的最大打击。为了捍卫美国领导的繁荣和兴旺,摆脱困境,美国已无路可退。变革的时机业已成熟。

## 制高点的更替

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经济尽管表现拙劣,但仍有一线希望。在动荡不安的日子里,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发展出了关于经济政策的新观念。80年代产生了关于国家在经济中担当角色的新思维。主要的观点认为,市场的失灵应被归咎于政府的不作为。然而,围绕着政府和官僚已不再胜任经济事务的观点也形成了一种共识。这种观点引起了关于政府